



他是电影《从奴隶到将军》中主人公罗霄的原型——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的罗炳辉。毛泽东同志评价他“战争经验丰富,有军事才能,很会打仗”,是“一心追求真理的将军”。周恩来同志赞誉他指挥的红9军团是长征中的“战略轻骑”。2009年,他被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追寻罗炳辉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浴血奋战的足迹,总是让我热血沸腾。

一

在巍巍乌蒙山北段,有一个名叫偏坡寨的小山村。1897年12月,罗炳辉出生在这里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罗炳辉在自传里写道:“自我出世后,父母更加勤劳劳动,省吃俭用兼做小生意,家境日渐富裕。我10岁后,在地主、豪绅和官吏的敲诈剥削下,家境又沦为赤贫。”童年的凄惨经历,在罗炳辉的心中埋下一颗仇恨土豪劣绅、仇恨剥削压迫制度的种子。它的发芽成长,注定使罗炳辉成为一个义无反顾的革命者。

1915年冬,罗炳辉离开家乡云南省彝良县,艰辛跋涉到达昆明,成为滇军的一名士兵。因训练刻苦、作战勇敢,他一步步升至营长,其间参加了讨袁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深切地认识到,蒋介石抛弃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新三民主义,于是开始苦苦思索新的人生道路。

在南昌驻防期间,罗炳辉多次聆听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讲课,被“工农兵要联合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人人有地种、有工做、有饭吃”等革命道理深深感染,思想逐渐倾向革命。

不久,罗炳辉任国民党吉安县靖卫大队大队长。通过与共产党人接触,他进一步明白了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多年追求的革命理想只有共产党才能实现。1929年7月,罗炳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名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9年11月15日,罗炳辉在靖卫大队驻地宣布起义。他对士兵们说:“从



张老汉有一个“传家宝”,是整个旗杆村都知道的事情。前些日子,县里要举办人民防空暨国防动员展览,相关工作人员几次来劝张老汉,让他把“传家宝”拿出来参展。他拒绝了。

其实,这个“传家宝”就是一口几十斤重的铜钟,是张老汉的父亲留下的。父亲是村里的老民兵,抗战时期村里设置了防空哨,这口铜钟就是那时用的。

有一天恰逢集会,两架日军飞机轰鸣而来。赶集的乡亲们谁也没见过飞机,吓得不知所措,眼看着飞机怪叫着掠过树梢。不一会儿,黑乎乎的炸弹从机上扔下,几声巨响,血肉横飞。党员们商量后认为,要做到提前预报,就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张老汉的父亲承担了 this 任务。他把村头洪福寺的铜钟抬来,架到自己家的土楼上。每天早中晚向村外瞭望警戒。别说,还真起了大作用。有一次,敌机来袭,张老汉的父亲老远就看见了,急忙敲响铜钟。乡亲们一听,赶紧躲藏起来。还有几次,鬼子来“扫荡”,铜钟报警后,村里的民兵赶紧动员大家出村躲藏。没抓到入,鬼子队长在铜钟上撒气,留下几处刀痕便走了。

几十年后,张老汉依然记得父亲的话:“守住铜钟,就是守住平安。”他年轻时每次看电影《地道战》,总觉得影片中敲钟的高老忠就是父亲的形象。

国防动员展览即将开始。一天,镇



现在起,我们跟共产党走,扛起红旗为穷人打天下!”官兵们跟随罗炳辉向东固革命根据地进发。起义后,部队经过整训,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独立第5团,罗炳辉任团长。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吉安起义是“英雄壮举”。

二

投身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伟大斗争后,罗炳辉在战争中不断学习和实践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和巩固苏区的作战中屡立战功,很快由团长升任红12军军长、红22军军长、红9军团军团长,并获得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

在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罗炳辉率红12军35师,将敌第18师诱骗进龙冈伏击圈。此役,红一方面军全歼第18师师部和两个旅共9000多人,活捉敌师长张辉瓒。龙冈大捷后,毛泽东同志高兴地称罗炳辉是“牵牛鼻子的能手”。

1931年4月,面对蒋介石“二十万军重入赣”的险恶形势,罗炳辉率红12军首战九寸岭,次战白沙,三战中村,四战广昌,五战福建建宁,为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立下大功。

在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红12军执行战略佯动任务。罗炳辉率部引诱敌军转山半月,使敌人精疲力尽,为主力部队歼敌创造了有利战机。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罗炳辉率部与兄弟部队一起,用大兵团伏击战法,一战黄陂,二战草台岗,歼敌3个师。

1934年9月,罗炳辉率红9军团与红1军团一道,在福建连城进行了温坊战斗,歼敌4000余人,是中央红军主力在长征前夕打的最后一次大胜仗。

三

长征线路图上,那条蜿蜒的红飘带穿越万水千山,勾勒出人类历史上一次壮烈的战略转移。

长征开始后,罗炳辉率部渡过漳水,占领乌径圩,恶战延寿圩,攻占江华和永明,掩护中央红军主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4道封锁线,渡过湘江。黎平会议后,红9军团在回龙场渡过乌江,连克湄潭、凤冈、绥阳,构成了遵义会议安全召开的东北屏障。遵义会议后,罗炳辉率部北占习水,南下土城,掩护红军主力渡河。紧接着,罗炳辉又率部在威信县大湾子与滇军激战,掩护红军主力撤出扎西。

武装部的李干事来到张老汉家,客气地说:“张大爷,我们知道您舍不得,但老物件能让年轻人明白啥是国防动员。您父亲当年敲着铜钟组织群众隐蔽,这就是咱山东的民间防空啊。”

张老汉说:“当年鬼子轰炸,我爹就是靠这口铜钟救了半村人。现在和平年代,这东西早没用了,摆出去也是落灰。”李干事没争辩,拿出手机翻出一段视频:“您看,这是去年下暴雨时,咱们用警报系统预警,提前转移了邻村300多个村民。这老物件传承的精神,一直没断。”

“张大爷,这是展览的门票。您什么时候方便,随时可以去。”接过李干事递过来的票,张老汉有些心动。

展览开始当天,张老汉忍不住去观展。孩子们围着新式防空雷达模型惊叹,年轻人在国防动员流程图前驻足。他在展厅的角落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李干事正在讲解:“当年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联防,就是国防动员的雏形。”

几个战士扶着一位白发老人走进展厅。老人胸前挂着勋章,眼神坚定。参观时,老人说:“当时打仗没有防空武器,可吃了大亏……我记得在本地旗杆村宿营时,多亏一个民兵敲响了报警钟,让敌人偷袭的计划落空。我们一个反包围,狠狠地教训了鬼子。”

李干事对老人说:“老英雄,当年报警民兵的儿子也来到了展览现场。”“是吗?那我要见见。”老人说。

李干事把张老汉介绍给老人。老人非常激动:“多亏了你父亲!那口铜钟还在不在?”张老汉连声说:“在,在。”老人接着说:“老物件当时发挥了大作用。你父亲敲钟的动作,和现在雷达操作仪器的动作,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守护家园。”一番话让张老汉内心起了波澜。

第二天,铜钟从张老汉家被搬到了展厅。“这件宝贝,就放这儿了。”张老汉抚摸着上面的刀痕,对李干事说。

张老汉转身时,看见一个小男孩正指着铜钟问他:“爷爷,这东西能保护我们吗?”张老汉笑着回答:“能,只要我们能记得它的声音,它就能永远保护我们。”



国防动员展览即将开始。一天,镇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采用更加灵活的运动战与敌军周旋。在思考“诱敌”这一重要策略时,他首先想到罗炳辉率领的能跑善打、敢于独立作战的红9军团。

罗炳辉率领冬衣残缺、饥寒交迫的官兵,伪装成红军主力,诱敌作战,有力地配合了红军主力行动,为下赢四渡赤水这盘棋写下精彩华章。

掩护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后,因浮桥被拆,红9军团被阻于乌江以北地区,无法和主力会合。危急时刻,罗炳辉果断决定放弃渡江,率部在贵州北部以及四川、云南交界地区单独行军作战,牵制和歼灭大量敌军,为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主力北上作出重要贡献。

四

1937年12月,罗炳辉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到武汉协助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做军事工作和统战工作。

在武汉,罗炳辉总是穿一身灰布军装、打着绑腿,与国民党高官的奢靡之风形成鲜明对比。在一次集会上,一个国民党将军语含讥讽:“罗将军堂堂红军军团长、八路军副参谋长,怎么穿得如此寒酸?”罗炳辉正色答道:“沦陷区父老正处水深火热之中,前敌将士缺衣少饷,我这一身够阔气了!我们共产党可不准吞兵饷、喝兵血!”在许多场合,罗炳辉都以共产党人的艰苦朴素和凛然正气,扩大党的影响。

1939年7月1日,新四军第5支队在安徽省定远县成立,罗炳辉任司令员。他率部挺进皖东,开创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面对日、伪、顽的夹击,罗炳辉指挥部队三打来安、保卫半塔、挺进淮宝,连连连胜。

我不由得想起在1942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华中中局会议上,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对罗炳辉的赞语:“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敌后环境条件下,‘梅花桩点式纠缠战术’是一种新的战术。罗炳辉同志在这方面的发明努力是一个模范……”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罗炳辉成功创造并运用“梅花桩点式纠缠战术”,打得敌军首尾不能相顾,有效遏制敌军的“扫荡”和进犯。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由此成为“华中最稳定的根据地”。

罗炳辉治军严明。他常说:“战场乃立尸之地。平时宽容,战时就要付出血的代价。”他因地制宜探索练兵方法,野



送信路上,搜身的鬼子如同狡黠的鹰隼目光如尖针一般扎进肉体刺刀挑破鞋底羊的尾巴,正夹住鸡毛信的秘密

羽毛的使命,在崎岖的山路托起烽火少年的脊骨信纸斜插染血的翎毛古代的“羽檄”仍在太行山的沟壑,传递情报的密语

消息树倒下的方向,形势十万火急



每天早晨六点半到七点,离哨所不远的小镇村口,总有一个老人的身影出现。晴日里,他拄着枣木拐杖蹒跚晨练,杖头叩击路面的声响格外清亮;雨天,他静立楼下,目光越过江面,仿佛要穿透水雾望到对岸去。

战友告诉我,这位老人叫孟宪功,是一名抗美援朝老兵。我留意过,老人常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中山装,饱经风霜的脸上沟壑纵横。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指节粗大,皮肤皴裂。唯有抚摸军勋章时,他混浊的眼睛里会泛起少有的温柔。

“别看孟大爷面相凶,其实心肠软得很哟。”社区主任笑着递来热茶,“就是这个脾气,年轻时没少得罪人。”当年,得知招募志愿军战士的消息,孟宪功顾不上和妻子道别,就应征入伍跟着大部队走了。退役后,公社给功臣分粮,见孟宪功日子过得紧巴,便多给他称了5斤。他原封不动退了回去,还在大会上先批评工作人员,再检讨自己“没带好头儿”。这股较真儿的劲头一直没有变——前些年在小镇集市上,他发现屠户卖注水肉,便攥着屠夫的胳膊直奔派出所。

五

在孟老简朴的两居室里,老式五斗柜立于客厅东侧。五斗柜上方的墙上挂着相框,里面叠放着不同年代的照片。“我们星夜奔袭至阵地前沿时,黑压压的敌机群已俯冲扑来。”孟老的手指划过相框,1952年2月的战斗情景脱口而出。

那一夜,孟宪功所在连队刚做完补充就投入战斗。炸弹与凝固汽油弹如密集的黑色冰雹砸落,每一次爆炸都像大地在嘶吼,火光把夜空烧得通红。孟宪功在射击位间穿梭,机枪枪管烫得灼手。倒下一个战士,立刻有人顶上来,血与泥糊满脸庞。全排顶着弹雨死拼,5次打退敌人的冲锋,守住了阵地。

战斗胜利,孟宪功荣立三等功,但他没有因为立功而开心。好几个战友牺牲了,他至今记得战友弥留之际的眼神和期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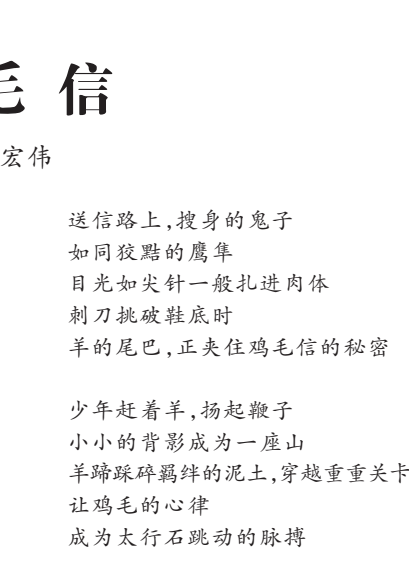
“这三枚三等功奖章,沾有牺牲战友的血。”孟老从五斗柜里捧出一个木盒,里面是带着岁月痕迹的军功章。

1952年11月的一次战斗中,孟宪功和战友在零下20摄氏度的雪地里潜伏一天一夜。当敌军坦克群压过来时,孟宪功抄起爆破筒冲在最前方,左腿被弹片撕开一个大口子,后来昏死过去。醒来时,孟宪功发现一个战友趴在他身上。战友的鲜血浸透孟宪功的军衣内衬,凝在口袋里的这枚奖章上。

山高谷深,气温极低。部队昼伏夜行,常有战士走着走着就栽倒,再也起不来。大家饿了只能抓把雪抿进嘴,“雪化了才觉出,嘴里还卡着弹片。”孟老说,每次战斗结束,他们就摸黑分组,拼死也要把战友的遗体抢回来。

老人掀起衣襟,3个拇指粗的疙瘩褶皱凸起:“这是抢小王的遗体时留下的。”在1952年底的一个雪夜,他们在战场的积雪里来回回挪了4个小时,背回7位战友的遗体。其间,他被子弹、弹片“咬”了好几口,留在体内的弹片渐渐在肚子上形成3个拇指粗的疙瘩。

“每次战斗,都不知能不能活下来。”孟老的语速慢下来,“战士们都明白,横竖是死,要死得值当。”每次冲锋号吹响,子弹擦着耳边嗖嗖飞,炸弹在脚边炸起雪雾,他们毫不畏惧地扑向敌军。



每天早晨六点半到七点,离哨所不远的小镇村口,总有一个老人的身影出现。晴日里,他拄着枣木拐杖蹒跚晨练,杖头叩击路面的声响格外清亮;雨天,他静立楼下,目光越过江面,仿佛要穿透水雾望到对岸去。



每天早晨六点半到七点,离哨所不远的小镇村口,总有一个老人的身影出现。晴日里,他拄着枣木拐杖蹒跚晨练,杖头叩击路面的声响格外清亮;雨天,他静立楼下,目光越过江面,仿佛要穿透水雾望到对岸去。

战友告诉我,这位老人叫孟宪功,是一名抗美援朝老兵。我留意过,老人常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中山装,饱经风霜的脸上沟壑纵横。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指节粗大,皮肤皴裂。唯有抚摸军勋章时,他混浊的眼睛里会泛起少有的温柔。

“别看孟大爷面相凶,其实心肠软得很哟。”社区主任笑着递来热茶,“就是这个脾气,年轻时没少得罪人。”当年,得知招募志愿军战士的消息,孟宪功顾不上和妻子道别,就应征入伍跟着大部队走了。退役后,公社给功臣分粮,见孟宪功日子过得紧巴,便多给他称了5斤。他原封不动退了回去,还在大会上先批评工作人员,再检讨自己“没带好头儿”。这股较真儿的劲头一直没有变——前些年在小镇集市上,他发现屠户卖注水肉,便攥着屠夫的胳膊直奔派出所。

在孟老简朴的两居室里,老式五斗柜立于客厅东侧。五斗柜上方的墙上挂着相框,里面叠放着不同年代的照片。“我们星夜奔袭至阵地前沿时,黑压压的敌机群已俯冲扑来。”孟老的手指划过相框,1952年2月的战斗情景脱口而出。

那一夜,孟宪功所在连队刚做完补充就投入战斗。炸弹与凝固汽油弹如密集的黑色冰雹砸落,每一次爆炸都像大地在嘶吼,火光把夜空烧得通红。孟宪功在射击位间穿梭,机枪枪管烫得灼手。倒下一个战士,立刻有人顶上来,血与泥糊满脸庞。全排顶着弹雨死拼,5次打退敌人的冲锋,守住了阵地。

战斗胜利,孟宪功荣立三等功,但他没有因为立功而开心。好几个战友牺牲了,他至今记得战友弥留之际的眼神和期盼。

“这三枚三等功奖章,沾有牺牲战友的血。”孟老从五斗柜里捧出一个木盒,里面是带着岁月痕迹的军功章。

1952年11月的一次战斗中,孟宪功和战友在零下20摄氏度的雪地里潜伏一天一夜。当敌军坦克群压过来时,孟宪功抄起爆破筒冲在最前方,左腿被弹片撕开一个大口子,后来昏死过去。醒来时,孟宪功发现一个战友趴在他身上。战友的鲜血浸透孟宪功的军衣内衬,凝在口袋里的这枚奖章上。

山高谷深,气温极低。部队昼伏夜行,常有战士走着走着就栽倒,再也起不来。大家饿了只能抓把雪抿进嘴,“雪化了才觉出,嘴里还卡着弹片。”孟老说,每次战斗结束,他们就摸黑分组,拼死也要把战友的遗体抢回来。

老人掀起衣襟,3个拇指粗的疙瘩褶皱凸起:“这是抢小王的遗体时留下的。”在1952年底的一个雪夜,他们在战场的积雪里来回回挪了4个小时,背回7位战友的遗体。其间,他被子弹、弹片“咬”了好几口,留在体内的弹片渐渐在肚子上形成3个拇指粗的疙瘩。

“每次战斗,都不知能不能活下来。”孟老的语速慢下来,“战士们都明白,横竖是死,要死得值当。”每次冲锋号吹响,子弹擦着耳边嗖嗖飞,炸弹在脚边炸起雪雾,他们毫不畏惧地扑向敌军。

每天早晨六点半到七点,离哨所不远的小镇村口,总有一个老人的身影出现。晴日里,他拄着枣木拐杖蹒跚晨练,杖头叩击路面的声响格外清亮;雨天,他静立楼下,目光越过江面,仿佛要穿透水雾望到对岸去。



一仗仗拼下来,孟宪功活着回了国。转业时,组织上安排孟宪功回河南老家工作,他却执拗地选了这个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村子留下来。

“我活着回来了,可好多战友都牺牲了。我要留在这儿,这里离战友们近一点。”孟老起身挪到窗前,静静地望着鸭绿江。孟老房前200米就是鸭绿江,当年他和战友们就是踩着冰面跨过去的。

儿子孟庆军记得,父亲从没过过生日,却年清明让家里备桌酒菜,给自己煮碗鸡蛋面。他点上一炷香,然后就坐在一旁吃面,看着烟丝一缕缕往上飘,直到香燃尽了才起身。孟庆军告诉我:“爸说,这天是牺牲战友们祭日,也是他的重生日。”

前些年,孟老爱给来串门的孩子讲战斗故事。说到与敌人拼杀时,他会撩起衣襟,指着肚子上3个凸起的硬块笑道:“这3块弹片,比你们爷爷盘的核桃还硬!”孩子们正惊奇地睁大眼睛盯着,老人又转身指着墙上的一张照片给他们看——那是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之前他与6位战友的合影,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了国。

“爸的军功章谁都不让碰。”孟庆军小心地掀开木盒,里面除了军功章,还有当年指导员留下的皮带扣和一小包黑褐色的土,“这是1953年回国时,爸从阵地上装的土。”如今,电视里播放抗美援朝题材的纪录片,老人会盯着屏幕发怔,手抖得厉害。

此刻,我手里正握着这枚浸染热血的军功章。孟老的曾孙掂起脚尖,也想摸一摸太爷爷的“宝贝”。孟老欣慰地告诉我,小曾孙已会背诵《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段落。



每天早晨六点半到七点,离哨所不远的小镇村口,总有一个老人的身影出现。晴日里,他拄着枣木拐杖蹒跚晨练,杖头叩击路面的声响格外清亮;雨天,他静立楼下,目光越过江面,仿佛要穿透水雾望到对岸去。